

蜡梅花，香可盈室

文 / 马俊江



冬天，好花不多。“蜡梅是寒花绝品”，明代文人王世懋在《花疏》中这样说。蜡梅的“绝”不在花色和花形，在花香。

梅花有红梅白梅，蜡梅花色更少，只有黄色，所以它最初的名字是黄梅花。第一个给蜡梅写诗的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，诗名就叫《黄梅花》，诗里有句“未容莺过毛先类”，说的就是蜡梅花的颜色：莺是黄莺。

冰天雪地，黄莺还没飞来，但蜡梅花的颜色让人想起了黄莺金黄的羽毛——蜡梅花的黄是金黄的黄。所以，诗人们最喜欢用金子赞美蜡梅花。给蜡梅命名的黄庭坚有诗：“金蓓锁春寒，恼人香未展”。元代诗人耶律楚材像是接着黄庭坚似的，写道：“蕾破黄金分外香”。也许有“雅人”会嫌弃用黄金比喻花朵，以为太俗，但蜡梅不俗，黄金不俗。俄罗斯诗人曼德施塔姆有诗：“黄金在天上舞蹈，命令我歌唱”，多好的诗。蜡梅黄金一样的花朵在雪里绽放，多好的花。

蜡梅花花形也简单，从其品种即可知道。按古人梅谱所说，蜡梅有三种：磬口梅、荷花梅、狗蝇梅。狗蝇梅太难听了，人们也谐音叫它九英梅。

九英梅是原始的野生蜡梅，从种子里长出的蜡梅树，花小，香淡，品类最低。其他两种为人贵重的“名花”都是嫁接的品种。

荷花梅的花瓣圆润，顶端有尖，古人说像荷花；磬口梅呢？磬是寺院里僧人用的法器，形状像杯子，底大口小，磬口梅花开时，花瓣不完全展开，而是有点往里收拢，所以才得了这个名字。

磬口梅也好，荷花梅也好，为人喜爱，倒不在花形，而在花香。可以说，诗人们写蜡梅，没有不写花香的。到当代，诗人余光中还在吟唱：“给我一朵蜡梅香啊，蜡梅香”。

也因为寒冬花香，蜡梅成了插花“绝品”。品，不仅是物品，还是区分高下的品评。明人张谦德的《瓶花谱》将瓶花分为九品，蜡梅名列一品。张谦德没说蜡梅何以入得一品，清人陈淏子《花镜》

中有说：“若瓶供一枝，香可盈室”。“室”可以是客厅，也可以是卧室。

按《瓶花谱》的说法，瓶花的瓶“宁小勿过大”，但客厅是例外，可以用大瓶。屠隆在《考槃余事》中说：“堂供需高瓶大枝，方快人意”。而适合大枝插瓶的就有蜡梅。汪曾祺先生在《岁朝清供》一文开始就写折蜡梅插瓶：“初一一早，我就爬上树去，选择一大枝——要枝子好看，花蕾多的，拗折下来——腊梅枝脆，极易折，插在大胆瓶里。这枝腊梅高可三尺，很壮观。”三尺大枝，当然“很壮观”，当然也就“大快人意”。

对卧室床边蜡梅插瓶，写得生动活泼的是李渔。《闲情偶寄》中，李渔兴致盎然，滔滔不绝，说白昼闻花香，花香在口鼻，而夜晚闻香，则香入梦魂。因此要“日则与之同堂，夜则携之共寝”，这样，就会“俨若身眠树下”。而花香袭来，“身非身也”，不是身体是什么呢？“蝶也”——好像化身为蝶，花香中翩翩起舞。□